

“拉美模式”历史根源 和不平等的长期影响*

The Root of “Latin American Model” and Long-term Impact of Inequality

董敏杰 梁泳梅

内容提要 拉美殖民地时期的大地产制对其发展构成显著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一直持续至今,导致出现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严重、国际收支危机与财政危机频发、社会问题突出、政局动荡频繁等所谓的“拉美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存在“拉美陷阱”的话,那么很可能早在殖民地时期,拉美就已经掉入“陷阱”。拉美之所以未能成功跨越“陷阱”,深层次的原因是一直持续至今的严重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对拉美发展历程的考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不平等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期不利影响。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陷阱 拉美模式 拉美现象 大地产制

作者单位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100032;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Dong Minjie Liang Yongmei

Abstract: The large land-ownership in colonial period had very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The impact lasted even until nowadays, led to so-called “Latin American phenomenon” such as slow economic growth, high inflation, frequent balance payments and financial crisis, social conflict as well as political instability. This means that, if there were “Latin American trap”, it is very likely that Latin America fell into a trap very early in the colonial period. It seems that the reason that Latin America has not been able across the trap is the unsuit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but the real reason is the large land-ownership. Investigate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atin American helps us to understanding of the long-term negative impact of inequality on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mid-income trap, Latin America trap, Latin American model, Latin American phenomenon, large land-ownership

“中等收入陷阱”是当前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阐述,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可能失去发展动力,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由于拉美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接连经历债务危机,通货膨胀严重,收入差距扩大,政府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因此被普遍认为是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拉美化”、“拉美现象”、“拉美模式”、“拉美陷阱”等用语几乎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代名词。深入查找拉美“掉入陷阱”的原因,认真总结拉美发展历程的经验教训,对同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拉美是如何掉进“陷阱”的?——从“拉美模式”的历史根源看不平等的长期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在目前的相关讨论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拉美陷阱”存在的话,拉美是什么时候掉入“陷阱”的?只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后,才能对该阶段的拉美发展特征进行总结。一些学者根据“1000美元”的标准来确定这一时间点,认定拉美掉入“陷阱”的时间点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吴国平,2005;方浩,2011)。然而,正如江时学所指出的,拉美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并未出现经济增长停滞等问题。^[1]而根据Maddison的统计,在20世纪后半叶,无论是拉美地区还是该地区的主要国家,人均GDP水平较世界平均水平并没有明显下降,即便与美国相比在70年代后期有所下降,但幅度也不是很大;与其他地区相比,也仅是较以新加坡、日本等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增速较低(见表1、表2,下页)。

如果将视野拉长,可以发现,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拉美与美国人均GDP的差距一直在拉大。根据有限的统计数据,1700年整个拉美以及主要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与美国基本相当,但到1820年时,对美国的人均GDP相对水平下降至0.55,1870年进一步下降至0.28,之后的近140年间则一直维持在0.2至0.3之间。

上述数据有助于加深对“拉美陷阱”的理解:“陷阱”如果存在的话,也主要是相对于美国、西欧(殖民地时期以及独立战争后近半个世纪内)以及少数东亚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之后)而言的。而且,根据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不排除早在殖民地时期(而非20世纪70年代)拉美就已掉入“陷阱”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探寻拉美早期的发展历程可能是理解“拉美陷阱”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机理的关键所在。

鉴于此,这里从经济史的角度探讨“拉美模式”的历史根源。事实上,已有大量文献试图从宗主国影响、政治体制、对外贸易战略、移民等方面解释导致拉美发展滞后的原因(苏振兴,1994;韩琦,1997;韩琦,2000)。这里主要关注拉

美殖民地时期的大所有制,认为这种严重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是导致拉美发展相对落后的历史根源,同时也是造成当前“拉美模式”诸多问题的逻辑根源。

二、殖民地时期:大地产制及其影响

殖民地时期,拉美的土地所有制以大地产制为主,此外还有少数的小农场主和自由民。大地产通常以大庄园、种植园等形式存在,面积很大,但生产技术粗放落后,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通常而言,拉美的庄园或种植园自成一体,不仅是经济生产单位,同时也是社会和政治生活单位,庄园主或种植园主具有绝对的权威。除购买一些必要的产品外,它们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给欧洲市场提供蔗糖、靛蓝、咖啡和可可等产品。

虽然大庄园和种植园的获利很高,但是这种高利润主要是由宗主国的商业资本与殖民地的大庄园主和种植园主瓜分,广大劳动者难以从中获益。一方面,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拉美实行贸易垄断,往往在收购殖民地产品时压低价格,再以高价出售给其他国家,这样,它们的商业资本就取得了在没有贸易垄断时可能被殖民地获得的那部分财富,殖民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宗主国。另一方面,由于大地产主既是资本家又是土地所有者,他们除了取得地租外,还能占有在其他国家本应由农业资本家获得的那部分利润。这样,尽管宗主国在收购殖民地产品时压低价格,大地产主还是能够取得较高的回报。

由于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只能取得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收入,对工业品有需求的只能是财富的主要获得者——大地产主。这种需求一般通过两个途径满足:第一种途径是,由本庄园或种植园的奴隶在耕作之外提供额外劳动。由于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在耕作之外提供额外劳动并不能获得相应的收入,对大地产主而言,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工业品要比从市场上购买划算很多。第二种途径是从欧洲宗主国进口,进口商品主要是本地奴隶无法生产的一些奢侈品。由于主要依靠这两个途径,大地产主很少购买

表 1 主要地区人均 GDP 比较(1990 年不变价国际元)

年份 \ 地区	1700	1820	1870	190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08
美国	527.0	1257.3	2444.6	4090.8	7009.6	9561.3	11328.5	15029.8	18577.4	23200.6	28467.1	31177.7
西欧	476.0	1202.0	2419.2	4014.9	6837.8	9268.4	10961.1	14560.5	18060.2	22345.8	27393.8	30151.8
东欧	606.0	683.2	936.6	1437.9	1968.7	2111.2	3069.8	4315.2	5785.9	5427.2	5970.2	8569.0
前苏联	610.0	688.0	943.3	1237.3	2143.6	2841.5	3945.3	5575.0	6427.2	6894.1	4459.6	7903.9
拉美	526.6	691.1	676.0	1113.1	1932.9	2509.7	3135.5	3995.8	5437.9	5064.9	5889.2	6973.1
阿根廷	—	—	1310.6	2755.6	4161.4	4986.7	5559.5	7302.0	8206.0	6432.9	8580.6	10995.4
巴西	459.2	646.1	713.0	678.4	1249.7	1671.7	2334.9	3056.7	5195.0	4920.1	5532.2	6428.9
智利	—	693.7	1290.3	2194.0	3236.2	3669.7	4270.3	5231.4	5680.4	6400.9	10309.1	13185.1
哥伦比亚	—	—	—	973.2	1895.1	2152.8	2496.8	3094.2	4257.3	4825.7	5079.0	6329.6
秘鲁	—	—	—	685.9	1910.7	2307.6	2969.1	3854.2	4262.8	3008.3	3817.0	5387.9
乌拉圭	—	—	2180.8	2218.6	3660.6	4659.4	4960.2	5184.1	6554.6	6464.6	7873.5	9893.0
委内瑞拉	—	459.6	569.3	821.2	4045.2	7462.0	9645.9	10671.8	10139.2	8312.9	8432.5	10596.1
亚洲	571.6	580.6	553.5	637.6	894.0	715.3	1025.7	1527.6	2028.7	2782.9	3797.6	5611.2
东亚	—	580.3	546.1	608.2	—	665.6	957.5	1417.1	1863.0	2704.3	3767.8	5673.4
西亚	590.9	607.2	741.9	—	—	1776.3	2493.6	3998.7	5397.6	4859.0	5683.8	6946.6
非洲	420.6	419.8	500.0	601.2	813.4	889.0	1055.1	1335.2	1514.6	1424.8	1447.1	1780.3
世界平均	614.9	665.7	869.8	1261.2	1958.3	2110.7	2772.6	3729.4	4511.7	5149.7	6037.7	7613.9

资料来源: Maddison 数据库。

表 2 主要地区人均 GDP 比较(美国=1)

年份 \ 地区	1700	1820	1870	190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08
美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西欧	0.90	0.96	0.99	0.98	0.98	0.97	0.97	0.97	0.97	0.96	0.96	0.97
东欧	1.15	0.54	0.38	0.35	0.28	0.22	0.27	0.29	0.31	0.23	0.21	0.27
前苏联	1.16	0.55	0.39	0.30	0.31	0.30	0.35	0.37	0.35	0.30	0.16	0.25
拉美	1.00	0.55	0.28	0.27	0.28	0.26	0.28	0.27	0.29	0.22	0.21	0.22
阿根廷	—	—	0.54	0.67	0.59	0.52	0.49	0.49	0.44	0.28	0.30	0.35
巴西	0.87	0.51	0.29	0.17	0.18	0.17	0.21	0.20	0.28	0.21	0.19	0.21
智利	—	0.55	0.53	0.54	0.46	0.38	0.38	0.35	0.31	0.28	0.36	0.42
哥伦比亚	—	—	—	0.24	0.27	0.23	0.22	0.21	0.23	0.21	0.18	0.20
秘鲁	—	—	—	0.17	0.27	0.24	0.26	0.26	0.23	0.13	0.13	0.17
乌拉圭	—	—	0.89	0.54	0.52	0.49	0.44	0.34	0.35	0.28	0.28	0.32
委内瑞拉	—	0.37	0.23	0.20	0.58	0.78	0.85	0.71	0.55	0.36	0.30	0.34
亚洲	1.08	0.46	0.23	0.16	0.13	0.07	0.09	0.10	0.11	0.12	0.13	0.18
东亚	—	0.46	0.22	0.15	—	0.07	0.08	0.09	0.10	0.12	0.13	0.18
西亚	1.12	0.48	0.30	—	—	0.19	0.22	0.27	0.29	0.21	0.20	0.22
非洲	0.80	0.33	0.20	0.15	0.12	0.09	0.09	0.09	0.08	0.06	0.05	0.06
世界平均	1.17	0.53	0.36	0.31	0.28	0.22	0.24	0.25	0.24	0.22	0.21	0.24

资料来源: 根据表 1 数据计算。

本地工业品,因此,大地产制虽然使大地产主获得大量出口收入,却无法给本地的工业生产提供足够的市场。与此同时,各庄园及种植园相对独立,彼此之间基本没有经济往来,相反,还由于生产相似的产品并共同面向欧洲市场,彼此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拉美在独立战争之后的分裂及战争。

除了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外,大地产制还不利于民主精神的培育。在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殖民地时期,对土地的大量占有赋予拉美大地产主巨大的政治权利。从宗主国的角度看,统治者一方面需要从殖民地取得税收,以维持其在当地的统治机构的运行,另一方面需要从殖民地中挑选一部分人帮助其维持统治,拥有大量财产并在当地影响力很大的大地产主自然成为宗主国最好的选择。作为交换条件,大地产主可以从宗主国那里取得部分特权。从殖民地的角度看,小农场主和自由民需要将剩余产品出售给大地产主并从那里购买工业品,在年景不好时必须向大地产主借钱以维持生活,有时还要向大地产主租种土地,因此,虽然在人口数量上远多于大地产主,但小农场主和自由民对大地产主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这使其在选举本地代表时更倾向于选择大地产主。

三、独立战争后至 20 世纪 30 年代:土地所有制影响的显化

独立战争前,拉美的大地产制使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大庄园主和种植园主在经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拉美独立战争结束后,在国家组织方式、权力运行体制、土地分配政策以及对外经济战略等关键节点的选择上,主要是由大庄园主和大种植场主主导的。

拉美革命领袖也曾设想建立统一的拉美联邦,尽管各地语言、宗教与风俗习惯基本相同,但联邦设想始终未能如愿。拉美统一的障碍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自殖民地时期开始各地之间就缺乏经济联系,西属拉美“四个大的总督辖区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整体……或多或少的自成一个体系”^[3]。另一方面,对于大

庄园主和种植园主而言,建立联邦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制定本地税收等权力,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尽管也有些商人赞同独立,但是大庄园主和种植园主的反对力量更为强大,其结果是,各地联合的试验“只能说是不成功的,而对墨西哥和中美洲联合省份来说,则是惨败……在独立后不久,西班牙总督辖区的前领地解体了”^[4]。而且,由于在殖民地时期各地区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同向欧洲出口初级产品反而加剧了彼此之间的竞争,新成立的拉美国家矛盾不断,并纷纷诉诸武力。

相对于资产阶级和普通劳动者,拉美大地产主的力量更为强大,在独立战争颠覆宗主国的统治权威后,大地产主迅速补进,形成了独特的“考迪罗主义”。虽然一些国家也曾出现过“平民考迪罗”,尝试废除奴隶制,进行土地改革,取消印第安人的人头税,但由于反对力量过于强大,大都无果而终。^[5]各国统治者也曾效仿美国制定宪法,但这些宪法并没有发挥相应的功能,成为“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6]。总体来看,考迪罗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当时掌握政权的地主们借以维护其统治的一种阶级武器”^[7]。

土地政策方面,独立战争之后政府将教会的土地、印第安公社土地及国有土地投放市场,但这些土地很快就被富有的大地产主掠为己有,土地集中趋势进一步加重。此外,由于向欧洲市场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依旧可以获得高额利润,拉美殖民地时期的初级产品出口战略并没有改变,自由贸易理论被奉为圣经,这对拉美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国内市场的形成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四、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进口替代战略及向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回归

在 1929~1933 年“大萧条”的冲击下,拉美初级产品出口大幅缩减,初级产品出口模式难以为继,被迫转向进口替代战略。20 世纪 50~70 年代,在进口替代战略的推动下,拉美国家工业加速发展,经济增速显著提高,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创造了“拉美奇迹”。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财

政危机与债务危机接踵而来,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后,拉美国家普遍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又重新转向外向型发展模式。

无论是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外向型发展模式,拉美地区土地占有不平等的状态并没有根本性改变,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严重,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甚至被冠以“拉美现象”、“拉美模式”等词语。目前学术界对于“拉美现象”、“拉美模式”尚无统一定义,但大都认为,拉美国家普遍具有经济增长相对缓慢、通货膨胀严重、国际收支危机与财政危机频发、社会问题突出、政局动荡频繁等特征。这里分别介绍这些特征,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第一,经济增长相对缓慢。这里从农业和工业两方面分析。农业方面,拉美虽然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但由于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少数人手中^①,再加上进口替代战略对工业部门的倾斜扶持政策导致资金流出农业部门、农产品价格被压低等因素,拉美地区土地利用率普遍较低^②,农业生产增长缓慢。工业方面,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大部分民众除了必需品之外,对其他工业品的购买能力有限,国内市场的狭小限制了工业的发展。

第二,通货膨胀问题较严重。20世纪90年代之前,拉美几乎是世界上通胀最高的地区。尽管90年代之后,拉美的通货膨胀率有所降低,但仍高于全球大部分地区。这里认为,拉美地区的高通胀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食物供应不足,这也正是结构主义学派所强调的因素。^{[7][8]}许多拉美国家农业生产增长缓慢,食物供应甚至不能满足国内需要。由于食物需求价格弹性较低,食物短缺极易引起物价上涨。二是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这主要是货币主义学派所强调的。一方面,由于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导致价格上涨,低收入民众生活困难,为保障民众生活,政府提供了大量补贴。另一方面,为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拉美国家政府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税收优惠或补贴。财政支出的扩大导致拉美国家财政赤字普遍过高,为弥补财政赤字,政府纷纷增加货币供应量,过多货币追逐较少商

品的结果是推高了通货膨胀水平。

第三,国际收支表现欠佳,过分依赖初级产品出口。20世纪30年代后,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经历了“内向-外向”的转化,但无论是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外向型发展模式,拉美国家的国家收支表现都不很理想。先看进口替代战略的情形。进口替代战略虽然促进了拉美国家工业的发展,但并没有带来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提升。首先,为保护本国工业发展,拉美国家普遍实施了高关税等政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竞争的减少降低了国内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其次,受限于狭小的国内市场,工业生产规模难以扩大,规模效应难以实现,产品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最后,为降低原材料与中间投入的进口成本,拉美国家普遍高估本国币值,这削弱了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综合来看,在80年代之前,拉美国家经常账户基本处于赤字状态。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拉美国家大量引进外资,这为后来的银行业危机与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

在80年代后的自由化改革浪潮中,许多拉美国家转向外向型发展模式,导致初级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偏高,这种模式比较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状况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需

①巴西1975年普查材料显示,占地面积在100公顷以上者,仅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9.7%,却占有土地面积总数的78.6%,而占地不足10公顷的小农户,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52.3%,占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总数的2.8%;全国无地和少地农民有1000多万人。委内瑞拉1977年统计表明,占农业人口1.7%的地主拥有全国耕地的67%。在墨西哥,1970年大庄园和农场占全国农户总数不到6%,却拥有全国约42%的可耕地、48%的灌溉面积、73%的农机设备。在秘鲁,政府实行的土地改革使约占农村人口1/4的15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是其余的450万农村人口仍然没有或只有少量土地。

②1976年拉美大约有4/5的耕地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1978年巴西耕地面积为5000万公顷,仅占可耕地面积2.81亿公顷的17.9%。委内瑞拉实际耕地面积只有170万公顷,不到可耕地的7%,其中粮食作物仅占耕地的4%。

求,全球经济形势对主要国家的贸易收支状况有直接影响。外部需求旺盛时,国际收支与财政状况表现也比较好,而在外部需求下降时,国际收支与财政状况也可能急剧恶化。

第四,财政表现普遍不佳。在进口替代战略下,政府为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税收优惠或者补贴,同时为保障民众生活,政府承担了大量补贴,财政支出规模较大。但是,由于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财政收入增加较为缓慢。因此,整体而言,拉美国家财政表现并不理想。而在外向型发展模式下,财政收入对初级产品生产的依赖度非常高,因此,当受到外部需求冲击时,拉美国家的财政收支状况同样会恶化。

第五,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问题突出。拉美被公认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见表3,下页)。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许多没有土地的人迁往城市,但由于工业发展相对较慢,难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导致所谓的“过度城市化”或“贫困城市化”问题,进而引发诸如犯罪严重、生活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

第六,阶层对立,政局动荡。由于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问题突出,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所有人共享增长收益的“帕累托改进”,各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较为严重,执政党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时困难重重,再加上腐败盛行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能力受到质疑,民众抗议斗争此起彼伏,政局动荡频繁。因此,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许多拉美国家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恢复或走向民主体制,但这些民主体制仅是程序性的“选举民主”,并不等于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更没有导致“实质民主”(如更多的社会福利及更有保障的社会权利)的实现。^[9]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拉美模式”的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拉美地区严重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见图一,下页)。首先,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直接导致拉美国家贫富差距分化严重、社会问题突出以及政局频繁动荡;其次,土地占有不平等导致国内食物供应不足,进

而成为造成拉美通货膨胀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土地占有不平等导致贫困人口过多,无法为工业发展提供足够大的国内市场。因此,进口替代战略并未能有效提高拉美工业的生产效率与国际竞争力,最终导致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国际收支与财政表现普遍欠佳。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土地占有不平等是造成“拉美模式”的逻辑根源。

五、结论与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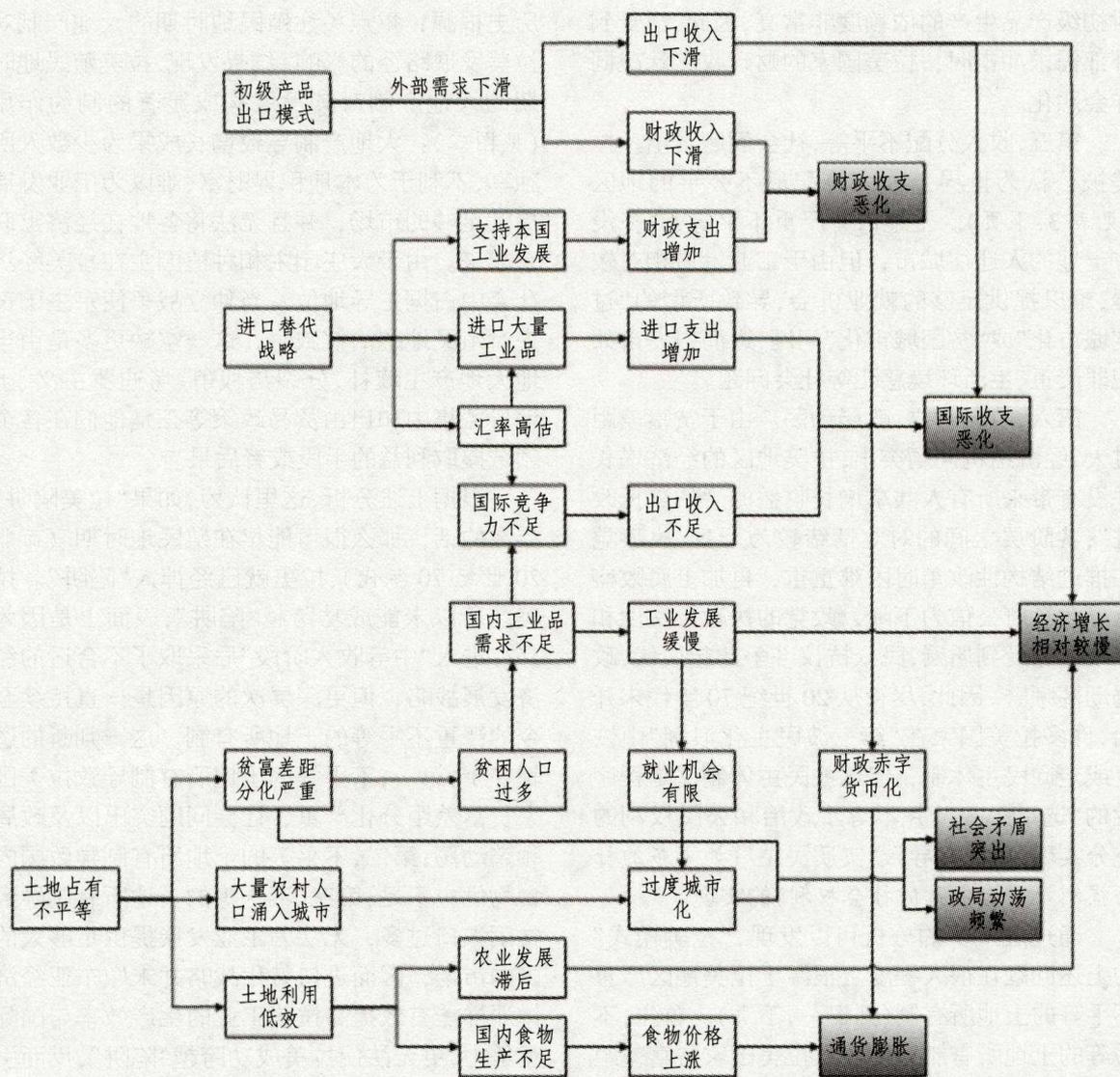
这里尝试从经济史角度探讨“拉美模式”的历史根源,重点关注殖民地时期的大地产制对拉美发展路径的影响。结果发现,拉美殖民地时期的大地产制对其发展构成显著的制约作用(见图二):大地产制导致增长成果为少数人所独享,不利于为本地积累财富,难以为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市场,并且无法将各地在经济上联系起来。由于大庄园主和种植园主在拉美经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独立战争使宗主国丧失对殖民地统治权威时,这一空缺更多是由当地大地产主填补,分裂与战争、考迪罗主义、土地日益集中和自由贸易政策等正是他们在各个领域攫取利益的手段或者后果。

根据上述分析,这里认为,如果“拉美陷阱”存在的话,那么很可能早在殖民地时期(而非20世纪70年代),拉美就已经掉入“陷阱”。拉美之所以未能成功跨越“陷阱”,表面上是因为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采取了不合适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直持续至今的严重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这一判断的逻辑在于:第一,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导致拉美国家贫富差距分化严重、社会问题突出以及政局频繁动荡;第二,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导致国内食物供应不足;第三,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导致贫困人口过多,无法为工业发展提供足够大的国内市场,因而进口替代战略并未像东亚经济体那样能有效提高拉美工业的生产效率与国际竞争力,更无法使拉美成功跨越“陷阱”,反而引发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国际收支危机与财政频发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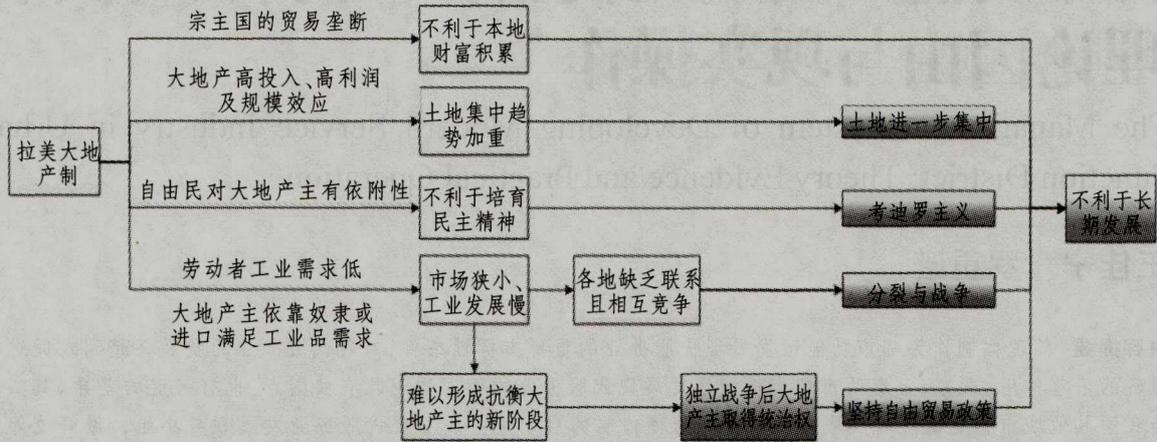
表 3 全球主要地区基尼系数比较 (%)

	20 世纪 60 年代	20 世纪 70 年代	20 世纪 8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	平均值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	53.24	49.06	49.75	49.31	49.78
撒哈拉以南非洲	49.90	48.19	43.46	46.95	46.05
中东及北非	41.39	41.93	40.45	38.03	40.49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	37.43	39.88	38.70	38.09	38.75
南亚	36.23	33.95	35.01	31.88	35.08
工业化及高收入国家	35.03	34.76	33.23	33.75	34.31
东欧	25.09	24.63	25.01	28.94	26.57

资料来源:Deiningen, Klaus, and Lyn Squire. A New Data Set 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6, 10(3): pp.565~591.



图一 土地占有不平等:“拉美模式”的逻辑根源



图二 大地产制对拉美长期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是拉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毋宁说是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使拉美面临着“中等收入天花板”:当拉美国家依靠资源出口或在初期进口替代战略的推动下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往往由于国际需求下降、国内政治社会动乱、财政危机与国际收支危机等原因,难以更进一步突破“天花板”的限制。

对拉美发展历程的考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不平等的长期影响。土地所有权是更一般化的“权利平等”在土地是主要财产形式的殖民地时期的具体体现。在现代社会,“权利平等”的含义不仅指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占有的平等,而且包括接受教育、就业机会甚至是获取食物等方面的“权利平等”。尽管短期内“权利不平等”可能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权利不平等”最终会制约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社会的长期发展。 **Reform**

参考文献

[1]江时学:《“拉美化”是伪命题》,《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37~43页
[2]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38页
[3][4][6]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36~137、158~169、390页
[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86页
[7]兰斯·泰勒:《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1~46页
[8]阿根诺:《发展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6~260页
[9]张凡:《拉丁美洲:政治发展与社会凝聚》,《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2期,第63~76页

(责任编辑:罗重谱)